

华龙

之宫

下

(日) 上田早夕里 著

丁子虫 译

華竜の宮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# 华龙之宫

(下)

## The Ocean Chronicles

華龍の宮

(日) 上田早夕里 著  
丁丁虫 译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  
· 北京 ·

## 第五章 命运

### I

我和小猎犬从SSAI回来，把蛋白石拿给青澄看，同时报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青澄听完，夸赞我们道：“做得好，小猎犬、马奇。”然后又吩咐，“小猎犬，你马上协助樱木书记官分析这块石头。一旦发现什么信息，立刻报告。”

“了解。”

小猎犬断开和我们的通信之后，青澄对我说：“再让我听一次米拉和南希的对话。”

我又放了一遍录音。听到最初那一段，就连青澄也难得地露出一丝厌恶的表情，不过他并没有发火，保持冷静地听到了最后。大概是因为他知道米拉会说这种话吧，没有像我和小猎犬担心的那么生气。

青澄问我：“这段对话里提到的‘海底资源情报’，是村野

先生说的那份吗？”

“应该是。不过没想到会是国家机密。”

“月染可能一开始卖的是那种谁都能用的数据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能卖的越来越少，只好连更机密的资源情报也开始卖了。大概她觉得民间企业的潜水技术也在进步，卖这些数据差不多没问题了吧。结果其中混有必须是国家的开发机构才能调查的数据，或者只有国家才能获得的数据，然后一路传到了政府层面，引起普罗透斯的行动——”

“普罗透斯之所以展开调查，是因为数据来源是奈杰斯管辖的政府。如果知道那是哪个政府，我们也就能够窥见月染不为人知的过去了。”

“宴会上米拉来找我攀谈，原因就在于此吧。估计她早在我们交涉之前就已经开始调查月染了，是特地过来打听消息的。”

“月染很快就同意和你接触，这让她很窝火吧。”

“不尊敬海上社会的人，海上民当然也不会给好脸色。况且普罗透斯从一开始就把月染当成罪犯对待，怎么可能说到一起。月染的海底资源数据，也许不是她拿走的，而是其他人交给她的。她并不知道拥有也是一种犯罪，然而基于陆地的法律就要拘捕她，这也很没道理。还是先好好谈谈，确认信息之后再说。”

“按照我们的计划，是要用月染的海底资源数据来筹措海上交易中心的建设费。如果这些数据是其他政府的机密信息，那就算计划冻结解除，也没办法使用了。”

“……说不定本省的高层知道这件事，”青澄皱起眉头，“之所以干预我们的计划，正是因为海洋开发省没办法利用月染的数据？这样的话，要重新开启谈判可就难上加难了。说不定计划永

无解冻之日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如果普罗透斯不单要堵住疫苗的人手途径，连普通的交易渠道都想堵上……月染对陆地的不信任将会大大增加吧。重启谈判的时候会很困难。我们要想办法维持信任关系才行。”

“写封信如何？就说吃个便餐，简单做个讨论，也许她会同意吧。”

“嗯，是吧……先不提谈判冻结的事，再和她谈一次？”

两天后，樱木书记官把那块蛋白石的分析结果拿到了办公室，“这个果然是‘钥匙’，用来开启更大的数据。”

“知道是什么数据吗？”

“还没查到。不过，打开这块石头，会出现一个虚拟人格。虽然只能进行非常简单的对话……要不要谈谈？”

“嗯，拜托了。”

樱木书记官开始操作，办公室的空间里出现一份文件。文件上没有图像，只有要求语音输入的提示信息，还有微微闪烁的待机信号。

青澄面对显示屏问：“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艾米莉亚。”对方回答。那是个女性的声音，和名字一样。

“哪里的艾米莉亚？”

“华莱士的艾米莉亚。”

“华莱士是人名还是地名？”

“是我搭档的名字。”

“搭档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已经不在了。过世了。”

“那你是为他管理遗嘱的程序？”

“不是。我承担了更多的工作。”

“什么样的工作？”

“这只能告诉认识华莱士的人。您还没有通过认证。”

青澄皱了皱眉，樱木书记官在旁边低声说：“我在这里尝试过好几种密码解析程序，但都过不去。”

“她说需要认证，直接输入密码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可能需要某种特殊的个人信息。”

青澄又问：“艾米莉亚，你知道月染这位海上民吗？”

“月染这个名字并不少见，我知道好几百人都叫这个名字。您问的是哪位月染？”

“在亚细亚海域担任船队首领的女性。出身海域不详，不过好像以前也在亚细亚。外表像是三十多岁，但实际年龄未知。我给你看记录。”

青澄让我从谈判的视频记录中切出三百秒左右，复制出来。那是青澄和月染在海上都市一边吃饭一边谈话的记录。

艾米莉亚读进那份记录，默默咀嚼数据，直到全部看完她才问：“这个人怎么了？”

“我的部下在搜集这个人相关情报的时候遇到了你。由此看来，你自身会不会埋设了某种与这个人相关的标记？你记得什么吗？”

艾米莉亚又沉默了。七十多秒的时间里都没反应，我忍不住以为她是不是死机了，结果她又突然开始说起话来。

“谢谢您提供的有趣记录。您的访问权限提升了一级。”

樱木书记官双手手指飞快运动，插进艾米莉亚的功能接口。他运行了解析程序，但最后还是皱着眉头停下手上的动作，咂舌道：“遗憾，还有一些区域上锁，看来没这么容易接触到本体。”

青澄又问艾米莉亚：“刚才的记录，什么地方让你喜欢？”

“我从图像中提取了骨骼信息，又从声音中提取了声纹信息。这份图像中的‘月染’，与我所知的人物有很高的概率一致。不过，从对话的内容判断，您不是她的朋友，所以不能完全解除您的访问权限。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月染？她是海上民，不使用助理智能，也不用全球网。”

“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。”

“好吧，我换个问题。你想见月染吗？还是想躲开她？”

“如果条件许可，我想也可以见一见。”

“这是华莱士的指示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内部有这样的准备程序。”

“艾米莉亚，你从刚才的记录也应该能看出我们是站在月染一边的。我们虽然不是朋友，但立场一致。我们想帮她，最近大约还会见她一次。如果你希望的话，我们可以带你一起去。”

“谢谢。但是，为了这个目的，还需要您提供一些能让我信任的数据。在当前的状态下，即使见到她，我也不能公开全部区域。这对您应该也没有帮助。”

“马奇，”青澄对我说，“再从记录里……嗯，就是第一次允许我乘让叶的那段录像，应该可以吧。帮我传给艾米莉亚。”

我遵照指示，复制了一份记录传给艾米莉亚。这一次多切了一点时间。

艾米莉亚又默默地咀嚼数据。检查结束后，她再一次开口：“原来如此，月染对您很信任，允许您同乘‘伙伴’。不仅如此，您过去也曾乘坐过其他海上民的‘伙伴’。看来，您的工作让您在海上社会建立了强韧的信赖关系。”

“你能理解，我很高兴。对了，我还想确认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刚才的对话说明你确实认识月染。但是，你到底是不是和月染的立场一致呢？”

“我不理解您这个问题的意思。”

“你认识月染，并不代表你一定会给她带来益处，就好像你无法判断我与月染的立场是否一致。从理论上说，如果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加害月染，为此而利用我们，也是有可能的。不论事实如何，这种想法总是成立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确实有道理。”如果是人类听到青澄的话，感情上肯定会有所抗拒，不过艾米莉亚只是毫无情绪波动地接受下来，这正是人工智能的优点，“那么，您希望我怎么做呢？”

“就像我向你展示录像一样，希望你也能向我展示某种能够证明‘我与月染立场一致’的东西。你不觉得这样可以提升一些彼此的信任度吗？”

艾米莉亚沉思了一会儿，回答道：“好。不过，仅限于当前阶段能够提供的东西。那不是公开信息，而是加密数据。这样可以吗？”

“没关系。目前能多一点线索也是好的。”

“了解。那么，我截取内部的数据。”

很快，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文件图标。樱木书记官立刻

保存下来，检查它的内容。“啊，要打开这个好像挺麻烦的。”

青澄问：“要花多少时间？”

“大概需要三天时间。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东西。”

我们又和艾米莉亚谈了一阵，但不管怎么说也无法进入下一个级别。青澄中止了和她的交谈，让樱木书记官先回自己的办公室。然后，他在办公室桌上用海草纸给月染写信，说想再谈谈海上交易中心的事，希望确定下次会谈的日期。不过他没提艾米莉亚。

再次联系村野，拜托他帮忙递信。村野爽快地答应了。

可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联系，月染却并没有立刻回应。第三天，村野向我们发来消息。

“抱歉，公使，”村野的语气显得很困惑，“月染出远门了，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“副首领们也不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好像是为了疫苗交易的事，要去开辟新的渠道……”

青澄脸色一沉。他大约想到普罗透斯正在通过海上交易不断追逼月染船队的事了。“只要知道船队本身的位置，她总会回来的。耐心等等吧。”

“抱歉，没帮上忙。”

“不不，这么忙的时候还麻烦您，我才要道歉。”

挂断通信，青澄一脸难色。只要上面不下达重启谈判的指示，我们就无法大张旗鼓地支援月染。不过，也不是没有办法帮她。青澄在陆上社会和海上社会都有不少人脉，动用那些关系，可以在保全普罗透斯脸面的情况下帮助月染。

找哪里的人脉才好？那天，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，能联络的地方都做了联络，不仅调查月染的船队，连同他们所在海域的物

流情况都布置了调查。

在忙于这些事情的过程中，转眼一周时间就过去了。月染还没回来，也没有回信。

第十天。

青澄在办公室刚开始磨紫豆的时候，樱木书记官通过小猎犬发来了消息。

“对不起，报告来迟了。现在方便吗？”

青澄泡咖啡的手一下子停住了。“正是时候。来我房间吧，在这儿说。”

“好。”

挂断通信，青澄揭开研磨器的盖子，磨好的咖啡豆的香气飘散在房间里。他又加了一杯份的紫豆，盖上盖子，慢慢地转动研磨器的把手。磨完以后，将豆粉倒进咖啡壶，加上两人份的热水，开始泡咖啡。

办公室的边桌里总会收着多余的杯子。就在青澄用热水温两个杯子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敲响了。

“请进。”青澄应道。樱木书记官走进房间，看到房间里的情形，刹那间露出一丝犹豫的神色，“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，”青澄说，“也给你泡了一杯。别客气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青澄提着咖啡壶往杯子里倒咖啡。一直到把杯子递给樱木书记官为止，他都没有让我动手。就连和旁人一起喝咖啡时，青澄也不让我来泡。无论如何，他就是喜欢自己亲手泡咖啡。

樱木书记官刚喝了一口，脸上就散发出了光彩，直到喝完还一脸的意犹未尽。道谢之后，他将杯子放回边桌上。

青澄还在慢悠悠地喝，同时催促他报告。樱木书记官点点头，在室内播放出录像。

“我发现还有另一个问题与数据分析有关，于是想等那个问题也调查完之后一并报告……所以迟了几天。”

“这是从艾米莉亚那边得到的数据？”

“不是。这是另一份数据。我想最好还是请您直接观看录像，所以就拿过来了。仅看重要的部分就行，现在看吗？这份录像与月染的事情有重合。”

那是在日本的山岳地带驱除登陆兽舟的团队记录。地区负责的官员随同当地支援者组成的驱除小组，据说是将退休的老人们集合在一起，逐一捣毁兽舟巢穴。录像的拍摄日期是在一个月前。

室内放映的立体录像拍摄地点是在当前海拔 400 米附近——也就是当年这条山脉的中腹位置，位于从前的西日本地区。

“这个视角是随同驱除小组的职员，一个名为野田的人用录像机拍摄的。”樱木书记官一边调整画质一边说，“四人一组，使用自走炮蜘蛛登山。”

视角转移，我们看到前进的蜘蛛身影。

蜘蛛们灵巧地摆动八条腿，在森林中缓缓前进。周围生长着用于对抗盐碱危害的人工植物，经历了二次白垩化的当地藤蔓植物攀附在上面。

时不时会看到小小的甲虫、飞虫交错飞过。有些种类的昆虫委实强韧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能广泛繁殖。那些食性单一的昆虫有很多已经灭绝了。

蜘蛛的尺寸大概可供一名成人乘坐。这台设备与人类的全部感觉直接相连，能由操控者宛如控制自己身体一样敏捷地控制行

动。驾驶者不是在控制机器，而是自己化成机器本身在森林里行进。这是基于森林开发用多肢机器的改造品，安装了枪支并加强了探测兽舟的传感器，在复杂地形上也能行动自如。

手脚合计只有“四肢”的人类，之所以能够操控“八条腿”的蜘蛛，是因为驾驶者拥有辅助脑的缘故。辅助脑在驾驶者脑海中构建出虚拟的身体感觉，使之能够控制剩下的四条腿。驾驶者乘坐蜘蛛的时候，会认为自己的身体不是“人类”，而是“八条腿的生物”。

蜘蛛的座舱罩为全方向透明，野田的视角就是从中往外看。肉眼之外的传感器捕捉到的数据，通过别的窗口显示在录像中。蜘蛛的行动很谨慎，没有损伤树木，也没有胡乱破坏地面，小心翼翼地在没有道路的森林里前进。

声音传感器捕捉到的生物杂音生机勃勃地从扬声器里传出来。树梢轻微摇晃的声音，溪流的声音，鸟儿们高亢的鸣叫声，小动物拨弄落叶奔跑的声音。

但是，这片森林和二次白垩化以前已经不同了。赤松和楠木都已经从这片土地上消失，会结出紫红色果实的山桃也已经销声匿迹，就连竹子和八手树也都灭绝了。这里不再是往昔那片丰饶的森林。

野猪、黑貂已不见踪影，数不胜数的野生动物都灭绝了。就连这片曾经号称是日本鸟禽种类最丰富的地区，也只有很少的鸟类幸存下来，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。

二次白垩化不仅导致土地沉没，残存土地的植被也被盐碱破坏，更严重的是，由于土壤变质，土地里的细菌和菌类转眼便死光了，无法适应盐分的植物纷纷枯萎。以那些植物为食的昆虫和

小动物也逐一灭绝，生态系出现连锁性的崩溃。

要在盐碱化面前保护所有的土地是不可能的。人类所能做的，只有将经过遗传基因改造的植物大量撒播在沿海地区，人为地制造出一片犹如红树林般保护大海与陆地界限的区域。

但是，这是一把双刃剑。人工植物虽然保护了内陆地区不受盐碱化的危害，但在数百年的变异中，也开始向内陆进发，破坏天然的植物。

植被一旦变化，残存的动物种类也跟着发生变化。这些动物自身也开始了适应环境的变化。

因此，这条山脉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模样。而人类也为了居住和资源的需要，开发起这片从前列为“保护区”的森林地带。

从前需要仰望的山脉，如今只是小小的山丘了。

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知道，这座山丘的顶点在二次白垩化以前的标高足有 930 米。

樱木书记官接着说：“这一组的领队今年七十岁，其他组员也年纪相仿。本来他们可以做山林小屋的护林人，静静地度过余生，但他们还是选择加入驱除小组，而不是在木头阳台上晒太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青澄问。

樱木书记官回答道：“大概是为了家人和社区，觉得这样的活法最有意义吧。具有强烈目的意识的人，会做出很了不起的成绩。虽然说是志愿者，这个团队的兽舟驱除率可是相当可观。据说他们是当地很有名的讨伐队。可怜的倒是随行的野田这个公务员。他只是个文书人员，本来不需要去第一线。大概是在单位被排挤了吧。有人挤对说他从来不去第一线，他一时头脑发热，就跳上了蜘蛛。所以一直拖在最后面。不过也亏得有他，我们才能得到

这段录像。”

我悄悄用 i 探针探测青澄的内心，担心他是不是会联想起被兽舟袭击的经历，导致情绪波动。不过此刻他的心率和脑波都没有异常。

扬声器里开始播放驱除小组的对话。

“小丁，什么也没有嘛。”

“是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”

“白跑一趟啊，回去算了。”

另一个声音插进来，年轻，又有点虚张声势的感觉——大概是野田吧：“等等！这里应该有巢穴。不像是躲进树荫了，而是刷地一下消失的感觉。”

“真的吗？野田先生。”

被喊做小丁的领队对野田说：“这家伙的燃料可不便宜，可不能偏离路线太远。”

“真的。那张大嘴不可能看错，绝对有巢穴！”

“是嘛。”

“请相信我。”

“好，那再多找一会儿吧。老八，老乔，你们去看看西边。”

“我走前面，说不定更容易找到。”

“走在前面容易遇袭。”

“开枪我还是会的。休息天一直在练。”

“打不中也没意义。行了行了，别拖我们的后腿了。你要是受了伤，我们还不知道要被镇政府怎么抱怨。省点事吧。”

野田不高兴地哼了一声，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留在最后。

樱木书记官插进来说：“这个小组追的是‘巨口’。后面马

上就出来了，很大的家伙。”

兽舟变异的生物，会根据外观特征给它起绰号。巨口正像名字显示的那样，是长着大嘴的变品种。

巨口失踪的地点，是在山体斜面剥露的地方。这里似乎并非巨口自己除掉了草木，而是因为某种原因引起了小规模的山崩。

驱除小组谨慎地驱动蜘蛛，获取斜面周边的数据。传感器很快就捕捉到了巨口的气味和足迹，前面就是巢穴。

组员还在交谈。

“果然有巢穴！野田先生，干得不错！”

“拜托大家清理了。各位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OK。现在把它熏出来吗？”

“交给你了。”

走在前面的蜘蛛微微弯腿，换成伏身的姿势，朝那个疑似巨口的巢穴射出催泪弹。

伴随着爆炸声，巢穴里响起吼叫。

青澄听到这声音，身体不禁僵硬了片刻。因为那其中也混着类似人声的尖锐叫声。

巢穴里喷出白色的气体。咻咻咻地惨叫着被那些气体赶出来的却不是巨口。

青澄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樱木书记官瞥了一眼他的脸色，不过并没说话。

巢穴里爬出来的是人类的孩子。四五岁的年纪，都赤身裸体，肌肤惨白，就像经过长期幽闭一样。不管男孩女孩，头发都像没剪过，一直长到肩头。在催泪弹的作用下，他们一边哭，一边咳，在巢穴外面翻滚挣扎。

发射催泪弹的驾驶者大叫起来：“喂！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小娃娃！”

“肯定是被巨口掳来的！”另一个声音说，“大概是当自己的食物吧。那家伙这点智力还是有的。总之赶紧救他们！”

就在一架蜘蛛靠近孩子们的时候，一头巨大的褐色动物带着挠玻璃般的叫声，从巢穴里跳了出来。

蜘蛛被它撞飞出去，撞到了附近的树上。那棵树还不算大，带着嘎吱嘎吱的声音，猛然朝地面砸下去。激烈的震动让野田的视角都抖动起来。

驾驶者连声咒骂，顾不上起身就开了枪。巨口的行动快得可怕。圆木般的腿狠狠踹在蜘蛛的座舱上。

扬声器里迸出惨叫声。被踹的蜘蛛飞得比刚才更远，撞到了斜面裸露的石头上，然后就不动了。

巨口发出嘎吱嘎吱的哼声，傲然扫视周围。野田的视线和巨口的视线笔直对上。

青澄的紧张感顿时上升。激烈的情感犹如暴风般卷起。

我当即低语：“还行吗？要不要停下录像？”

——“不，不用停，”青澄嗫嚅般地回答，“只是有点吃惊。过一会儿就好了。要是不行的话，你帮我调整辅助脑。”

——“了解。”

巨口的头部基本上都是嘴，像鲣鸟一样，眼睛长在嘴的后面；颈部的肌肉和腰部异常发达，以便支撑巨大的头部。这是一种双脚步行的凶鸟，根据蜘蛛的探测器显示的数据，足有5米高。完全凌驾于蜘蛛的高度。

巨口强韧的双腿用力蹬踹地面，爪子上三根脚趾朝前，一根

朝后，犹如黑曜石般闪闪发光；短短的双翼主要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，不过虽说短，完全展开也有差不多两米了。它那发出暴躁的鸣声朝前猛冲的身影，宛如山岭的守护者，同时也是山岭的死神。

蜘蛛飞快散开，躲避巨口的冲撞，接着开始全自动射击。

逐次击中庞大躯体的化学子弹削掉皮肉，在体内和体液发生反应，烧毁肌肉和神经。巨口一边发出几乎刺破耳膜的叫声，一边疯狂挣扎，就像是在大喊“滚开！这是我的住处！”。

它晃了晃锤子般的头部，朝蜘蛛猛扑过来。蜘蛛犹如跳蛛一样飞速后退，驾驶者不停射击。满身鲜血的巨口终于双膝跪地，沉重的头部垂在地上，只剩下激烈的喘息。

小丁停止了射击，慢慢凑近奄奄一息的巨口。

巨口小小的黑眼睛一直盯着小丁的蜘蛛。等他来到近前的时候，它突然间猛地抬起上半身，狠狠地撞上蜘蛛的底部。

然而那并没带来太大的冲击。

小丁向巨口的头部射了几十发子弹。巨鸟终于一动不动了。

野田打开蜘蛛的座舱，跳到外面。摇晃的视角前面，孩子们还在哭个不停。

“都没事了！”野田拍着孩子们的肩膀和后背，温言安慰，“会把你们送回爸爸妈妈那边的，别哭了。”

孩子们对野田的话充耳不闻，依然哭个不停。大概是催泪弹太有效了。

其他组员也纷纷拿着急救包从蜘蛛上下来，和樱木书记官一开始说明的一样，全都是老人。不过他们的动作比野田还要利索，照顾孩子的手法也很娴熟。用生理盐水清洗脸部和眼睛，让他们